

休闲书系·博士论丛

庞学铨 主编

走向自然的休闲美学

以苏轼为个案的考察

陆庆祥 著

非外借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休闲书系·博士论丛

庞学铨 主编

走向自然的休闲美学

以苏轼为个案的考察

陆庆祥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自然的休闲美学：以苏轼为个案的考察 / 陆庆祥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11
(休闲书系·博士论丛)
ISBN 978-7-308-18212-6

I.①走… II.①陆… III.①闲暇社会学—美学—研究 IV.①B8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8654 号

走向自然的休闲美学：以苏轼为个案的考察

陆庆祥 著

责任编辑 王志毅
文字编辑 焦巾原
责任校对 杨利军
装帧设计 周伟伟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大有艺彩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时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 × 965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60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8212-6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总 序

浙江大学休闲学硕士、博士学位授权点自 2008 年开始招生，迄今已整十年了。十年来，学科点坚持师生一起探讨休闲学理论，一起完善休闲学课程，一起建设休闲学学科，培养了一批以休闲学为主要学科方向的研究生。出版休闲学研究博士论丛，是我们早已有的想法，此时与读者见面，也可以说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了。

休闲是个体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下，以自己喜爱的方式进行所选择的的活动，并获得身心放松与自由体验的生活。休闲生活和生产性生活、生理性生活一样，是人类现实生活结构的三大基本组成部分之一，它贯穿人的基本生存状态和过程，既是个体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休闲学不是一般的关于休闲现象的研究，也不同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旅游、体育等相关学科从本学科的视角出发对休闲现象和具体休闲实践问题的研究。休闲学是关于休闲生活及其价值的存在与变化的理论，是关于休闲理论自身体系的研究。休闲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因而休闲学是典型的交叉性学科，但休闲学对休闲生活这一自身对象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又不是各相关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的简单拼凑，而是要从哲学的视角和方法，吸取各门相关学科的知识，对休闲生活进行综合研究，呈现休闲生活的整体图景；要深入休闲生活的内部，揭示它在人们生存活动中存在、变化的特征，以及它对人和社会所可能具有的价值。休闲学研究的这一特征表明，它实际上是关于休闲生活的哲学，是一种生活哲学，或者称为生活现象学。哲学是休闲学的学科根基，这也是将休闲学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的根本原因。

本论丛的作者，不限于本学科毕业的博士生，论文所研究的主题内容，也不限于纯粹的休闲学，但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希望入选论文

不是单纯的实证研究，而要有较深入的理论思考，要有哲学的意味。对入选的博士论文，我们将给予一定的出版补贴。

我们热情欢迎、恳切征集校内外不同学科的博士研究生的关于休闲理论研究方面的论文，期待与大家携手合作，共同耕耘这块新开辟的充满希望的学术园地。

庞学铨

2018年4月20日

于西子湖畔浙江大学

序 言

浙江大学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由庞学铨教授主持领导，在休闲教育和研究及文化理念推广方面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目前已成为国内知名、国际上有影响的休闲学教学和研究平台。庞学铨教授在中心主持编辑出版“休闲书系”，迄今已出版十余种。为体现浙江大学休闲学领域博士生的研究成果，亚太休闲教育研究中心计划出版“休闲书系·博士论丛”。此论丛本次所选的三位作者陆庆祥、章辉、吴树波都是我指导的博士，现均已学有所成，毕业后分别在相关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们希望我写序言，我作为导师，自然义不容辞。为方便起见，姑为三位合写一个小序。

三位博士原来学科背景各不相同，出于对美学和休闲学的共同兴趣，走到了一起。我指导的博士生有两个方向，一是美学，一是休闲学。结果，美学方向的博士生立足美学走向休闲，休闲学的博士生立足休闲学关注审美，两者实现了很好的融合。陆庆祥、章辉的专业方向是美学，结果都搞了休闲审美哲学的研究；吴树波的专业是休闲学，选了宗教休闲作为研究专题，亦将审美休闲作为文中应有之义。在我看来，休闲与审美之间有内在的必然关系。从根本上说，所谓休闲，就是人的自在生命及其自由体验状态，自在、自由、自得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休闲的这种基本特征也正是审美活动最本质的规定性，而且可以说，审美是休闲的最高层次和最主要方式。我们要深入把握休闲生活的本质特点，揭示休闲的内在境界，就必须从审美的角度进行思考；而要让审美活动更深层次地切入人的实际生存，充分显示审美的人本价值和现实价值，也必须从休闲的境界内在地把握。前者是生存境界的审美化，后者是审美境界的生活化。

三位博士都很勤奋努力，成果甚丰。相对而言，个性略有不同。陆庆祥率性敢为、思兴不拘，虽理路或有未臻详谨之处，但无论是在学术还是事业上都频有新见，且富有开拓性。章辉因硕士期间的语言学训练，行文立据特别严谨，从语言走向哲思，由工夫进入境界，用心颇艰且深，若能更洒落，所就当更高。吴树波内秀聪颖，为文用词极为圆熟，其所著博士论文，我几乎未改一字，吴君才识颇富，若能更多胆力，天地更阔。我经常与诸生举杯尽兴，畅所欲言，希望三位互资共进。

宋代是中国休闲文化的繁荣与成熟期，南宋偏安，休闲氛围与情趣愈甚，且形成颇有深度的休闲审美哲学，章辉的博士论文对此做了精深的研究，从本体、工夫到境界，资料和思辨都颇具功力；陆庆祥选取了宋代乃至传统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杰出文人苏东坡作为个案，研究其走向自然的休闲美学，并由此透视了中国休闲哲学“人的自然化”理论智慧及前后沿变，多有新见；吴树波则另辟蹊径，以佛道两教为例做了宗教休闲智慧研究，深入分析了宗教休闲的特征、工夫、境界与功能，可谓宗教和休闲研究领域的双重开拓。三位的研究对于透视传统中国的休闲思想和智慧，具有非常典型的价值。在方法上，受本人影响，三位大体均以本体、工夫、境界的路径运思。

传统中国审美与休闲思考的路子与西方不同，用本土原创的学术话语，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实现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是中国人文学界当务之急。审美与休闲的研究同样需要中国话语和体系，如何从基点上扭转审美与休闲研究中的“言必称希腊”现象，摆脱削足适履式的西方理论模式，探寻中国美学和休闲学乃至东方人文学科自身的理论根基与特征，在全球的视野下对东西方源于不同历史文化传统背景的认知、体验和把握世界方式的差异做平等的对话，以凸现东方美学和休闲学独特的原创性思维及其理论特征，已是中国审美与休闲研究的迫切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和休闲学理论也有待于此课题上的重大突破。

从审美与休闲研究的角度说，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做审美休闲理论及文化的中西比较，深入发掘整理审美休闲理论的中国元素和传统精神及智慧，建立当代中国美学与休闲学理论的本土话语体系。当代中国审美与休闲研究和理论建构，应该从本体传统汲取诸如“闲”“适”“宜”“度”“中”“和”“乐”“自然”“自得”“自在”“无

为”“放下”“各得其分”“玩物适情”“寻乐顺化”“随缘任运”等话语和理念的精神元素和智慧，以及本体、工夫、境界等理路构架，形成中国审美与休闲研究和理论建构的本土特色和理论话语。

中西学术话语和理路的根本分歧在于天人之际的终极理念及其思考，既在于对天的理解，更在于对沟通天人的路径与方法的思考。在此，中西理路和方法的迥然不同，决定了哲学话语及其体系的差异，也决定了审美与休闲研究的话语及其体系的差异。在人文领域，西方传统认定之“天”（本体），或是绝对抽象的终极真理，或是绝对神圣的上帝意志；与此相应，西方沟通天人的基本路径，或是对终极真理的解读阐释，或是对神圣彼岸的信仰追求，因而，纯粹理性或语言哲学成为西方沟通天人的基本方法。中国传统认定之“天”（本体），“极高明而道中庸”，“天”只是当下境域中的“各得其分”的“度”，天人本然一体，人能尽其性就能合天，能参天地之化育；与此相应，中国沟通天人的基本途径是对“度本体”的当下活泼体认，因而，“心上工夫”和“事上工夫”构成的“身心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沟通天人的基本方法。在中国传统审美与休闲领域，“各得其分”的“止”及其衍生的相关概念表达的是审美与休闲本然与应然的潜在状态；通过“适”“宜”等恰到好处的“体认”无限而充分地接近、呈现恰如其分的“止”，是其基本工夫；通过“体认”与“践履”的工夫，化“本然”“应然”为恰到好处的“实然”“自然”，以致“天人同体”“物我两忘”“无往而非乐”，是审美与休闲的境界，这些相关概念组成了“本体—工夫—境界”语汇，并由此构成了迥别于西方的中国审美与休闲研究的“终极识度”、独特话语和理论体系。

陆庆祥所著《走向自然的休闲美学》，章辉所著《南宋休闲哲学研究》、吴树波所著《超越与快乐》分别从中国传统社会最具代表性的文人、时代和宗教三方面对传统中国的休闲思想和智慧做了有成效的研究，三位博士的著作很好地做到了用中国的话语研究中国的审美与休闲的思想智慧。

遗憾的是，由于宗教方面的论述，树波君的《超越与快乐》最终未能如期付梓。责编嘱我就此修改小序，笔者一则出于对过程的尊重，二则坚信真正有内涵、有功力的学术著作终有再见天日的时候，因此不改

前文，只是补加说明。

浙江大学休闲学的研究事业刚刚开启，希望我们师生共同努力，立志创建休闲学研究的浙大学派，更希望我们的博士及其他同学奋发有为，写出更多更好的休闲学研究论著。在此不妨借用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是为小序。

潘立勇

2017年春节初稿

2018年国庆节补记

于蒙卡岸新寓

目 录

/ 第一章 /

中国休闲美学的理论建构

- 002 第一节 休闲之语义
- 007 第二节 休闲与审美
- 011 第三节 回归自然的休闲美学
- 023 第四节 休闲美学之意蕴

/ 第二章 /

宋代休闲审美文化结构

- 046 第一节 宋代美学的休闲旨趣
- 056 第二节 文人士大夫的休闲审美之境

/ 第三章 /

苏轼休闲审美的哲学基础

- 084 第一节 情本哲学之本体论
- 092 第二节 情本哲学之工夫论
- 099 第三节 情本哲学之境界论

/ 第四章 /

苏轼休闲审美结构

- 110 第一节 休闲审美本体论：性命自得
- 126 第二节 休闲审美工夫论：我适物自闲
- 141 第三节 休闲审美境界论：超然物外

/ 第五章 /

苏轼对前人休闲审美的融贯与超越

162	第一节	孔子休闲审美对苏轼的影响
189	第二节	庄子休闲审美对苏轼的影响
197	第三节	陶渊明休闲审美对苏轼的影响
218	第四节	白居易休闲审美对苏轼的影响
247		余论
255		参考文献
263		后记

第一章 中国休闲美学的理论建构

张明之 著

休闲美学是近几年休闲学领域以及美学领域出现的新词，休闲与审美之间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将休闲与审美相连，自古而然。^[1]但休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又一直饱受各种争议。由于人们之间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的不同，对休闲的理解也就因人而异。仅就中国古代而言，就有“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尚书·旅獒》）^[2]与“玩物适情”^[3]两种对待休闲的态度。这说明休闲活动本身确实存在多重维度，休闲也有境界与格调的高低不同。我们不能一提休闲，就简单地将之理想化，也不能把休闲视为生命的挥霍与沉沦。就休闲活动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来讲，它体现了人类生命与生存活动的复杂性。我们需要从美学的角度去辩证地审视人类休闲活动。而休闲美学的提出，正是从休闲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出发，以一种美学的生命情怀观照人类休闲活动，从而提升休闲的人文性、精神性与纯洁性。

就目前学界对休闲美学的研究现状来看，“自由”成了休闲与审美或者休闲学与美学内在沟通的桥梁。从自由的角度来把握休闲与审美的关系，固然是有道理的。然而自由本身的模糊性、多义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抽象性，很难使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者的关系。^[4]休闲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体现为自由的审美之境，笔者先从词源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然后再对休闲审美的意蕴结构做一浅析。

第一节 休闲之语义

从西方学术的角度来看，休闲的英文是 *leisure*，源自拉丁文 *licere*，意指被允许或自由。希腊文中的休闲，系指无拘无束的行动，或指摆脱工作之后所获得的自由时间或所从事的自由活动。^[5]而约翰·凯利对休闲所下的定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休闲是生存所需以外的时间，亦即在完成生理上为了维持生命所必须做的事情，以及谋生所需后，所剩余的时间。尤其是自由运用的时间，这段时间可以任由我们决定或选择来使用。^[6]

当然西方休闲学者对休闲所下定义还有很多,在此无意列举。休闲学虽然是从西方传进来的新兴学科,我们现代常用的休闲也多以西方语义为主。但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就有高度发达的休闲智慧以及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因此,我们主要还是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角度以及汉字语义学的角度来进一步探索休闲的含蕴。

“休闲”一词,除去其农业用语的含义,类似现代意义的休闲,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7]《魏史·列传第七十》中记载:“琰之少机警,善谈论,经史百家,无不悉览……每休闲之际,恒闭门读书,不交人事。”^[8]唐朝诗词中也多见用,如“多见忙时已衰病,少闻健日肯休闲”(白居易《题谢公东山障子》)^[9]、“秩满休闲日,春余景色和”(孟浩然《同张明府碧溪赠答》)^[10]。对于“休闲”,古人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我们只能分别从“休”与“闲”本身的意义上去寻找。

从造字法来看,“休”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从人,从木,会人在树荫下歇息之义。金文大同。篆文则稍加整齐。隶变后楷书写作“休”。《说文解字》云:“休,息止也。从人依木。”由此可以断定,“休”的最原始的含义即为歇息、休息。从先秦文献中,“休”多是指在劳作之后的歇息,是身心的恢复与调养。这对于身处劳作中的人来说,“休”是令人值得期待的状态,如“民亦劳止,汔可小休”(《诗·大雅·民劳》)、“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诗·小雅·十月之交》)、“然后休老劳农”(《礼记·王制》)。“休”的歇息义在现在也是比较常用的。由歇息义又引申为停止、结束,如“天下共苦战不休”(《史记·秦始皇本纪》)^[11]。

从“休”的原始的造型来看,无论是休息义还是停止义,都是在经过了劳苦、疲乏、困顿之后,生命从身心的角度上的自然需求。“不休”,意味着生命的耗竭、厌倦,“休”则意味着放松、恢复、休养等,是一种美好的生存状态。由此自然而然地,“休”又引申出吉庆、美好、喜悦、欢畅之意。如“无弃尔劳,以为王休”(《诗·大雅·民劳》)、“既见君子,我心则休”(《诗·小雅·箐箐者莪》),我们后来常说的“休戚与共”中的“休”,也是这一意思。

“休”还有一个含义是树荫,如“依松柏之余休”(《汉书·外戚传》)^[12],这一意义后来又常写作“庥”,又引申出覆盖、庇护的意思。

其实这也还是从歇息、停止的意思演化而来的。人从炎热的阳光下面回到树荫下，寻求庇护，免受炎日的侵扰，这依然是歇息，而且也能更形象地表征出“人依木而息”的意象。

从以上对“休”的词源学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休”既包含生理层面的歇息、精力的恢复，也含有精神上的喜悦、美好。两者从根本意义上又是一致的，都是对非理想状态、消极状态的中止，也是脱离，更是一种距离，由此蕴含了人们对生活、生命的美好渴望。可以说，“休”，就是对生命的守护、庇护。相反，“不休”，无论从何种意义的角度上说，都会影响到生命的质量。“休”是在各种紧张压力、束缚之下身心的解放、生机的显现。以此，“休”令人感受到身心的无拘束、自得与自在，由此感受到美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古代的文人学士才更多地从审美的角度来理解“休”，将生命的诗意情怀渗透到原本只是恢复身体精力的“休”上。如司空图在王官谷庄园特地修了一个亭子，取名叫“休休亭”，并写了篇《休休亭记》以明其志：“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毫而聒，三宜休；又少也堕，长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济时用，则又宜休。”（《新唐书·卓行》）^[13]另外辛弃疾《鹧鸪天》有“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14]；黄庭坚《醉落魄》云：“尊前是我华胥国，争名争利休休莫。雪月风花，不醉怎生得。”^[15]“休”，在古人那里有了从世间隐退、闲适方外的意趣。“休”成了一种主动的姿态，中止的是对名、利、知识等的追求，休掉的是世俗的非本真的生活，而回归到自然本真、闲适自得的审美生活。在这里，“休”即是“闲”，是“身闲”^[16]，也即是美，把审美与休闲内在沟通了起来。

然后再来看“闲”。“闲”也是会意字。甲骨文中大概没有发现“闲”字，金文中“闲”从门，从木，会门栅栏之意。现在又是“閒”的简化字，承担了閒的部分含义。閒，从门，从月，用门缝中有月光会缝隙之意。《说文解字·门部》云：“闲，阑也。从门中有木。”“阑”，又有拦的意思，是门上的栏杆，起到闩牢房门，防止外物进入的作用。《说文解字》中有“柵，木闲也，从木，且声。臣锴曰，闲，阑也。柵之言，阻也”；《广雅·释器》曰：“柵、槿、柱，距也。”可见，“闲”，有阻隔、拒绝之意。后来引申为范围、道德范围，意为凡是在所划定范

围之外的都予以阻隔、拒绝。此时“闲”可为牛马畜类的圈，如“又龙马、闲驹”（《汉书·百官公卿表》）^[17]；道德意义上的如“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论语·子张》）。

看来，“闲”的各种含义从原始的含义上看都有防范之意。所以，周易里面有“闲有家”，沙少海先生说：“闲，训防。”^[18]防范的是意外事故。《易·乾》曰：“闲存其诚。”孔颖达疏：“言防闲邪恶，当自存其诚实也。”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中云：“闲，止也；……陶潜有《闲情赋》，谓自止其情欲也。”^[19]钱钟书亦云：“‘闲情’之闲，即‘防闲’之闲，闲是《易》‘闲邪存诚’之‘闲’。”^[20]《广雅·释诂》曰：“闲，正也。”而“雅”也可训为“正”，故“闲”内在地包含雅的精神，这些都应是防范的引申义。尤其是在中国古代休闲审美之中，“闲”也含有对俗的防范与抗拒，而追求一种雅的生活。《春秋繁露·循天之道》曰：“故君子闲欲止恶以平意，平意以静神，静神以养气。”^[21]从心理层面防止恶欲邪念，精神就会由躁动不安而趋于平静、安适。由此，“闲”也便有了安静、闲静的意思，如“闲静而不躁”（《淮南子·本经训》）^[22]、“美女妖且闲”（曹植《美女篇》）^[23]，此时“闲”就更侧重于“心闲”的层面了。

从“休”与“闲”的字义梳理上看来，“休”是于……中止，从……停息下来；而“闲”则是限定范围、防范。“休”是从外在的异化空间回到本真的私人空间，是一种生命的退守；而“闲”则如朱熹所说的，“闲，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24]，是设定界限，以使心灵不外驰而陷溺于物；也不使外面的东西侵扰内心。闲是生命的葆真。

另外，正如菲斯克所言：“规避和抵制相互关联，没有另一方，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存在：这两者都含有快乐与意义的相互作用，但规避更令人感到快乐而不是更有意义，而抵制则在快乐之前就创造了意义。”^[25]防范就是某种“规避”，它产生的是快乐的原则。而“休”与“闲”还体现为某种意义上的否定。否定便是“抵制”，它创造了意义。“休”是对必须从事的劳作的否定。劳作不仅指体力上的，也指脑力上的。无论哪一种劳作，都是在社会性的规范与约束下进行的，也会受到外在客观的自然法则的限定。因此，主体对异化劳作的否定，就意味着对社会性规范和外在自然法则的消释，个体采取退守的姿态，与那些外在限定拉